

社会与认知基础
马利克·本纳比
文明新思路



THE SOCIO-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MALEK BENNABI'S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作者：贝德朗·本拉赫辛
Badrane Benlahcene

精简版伊斯兰丛书

THE SOCIO-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MALEK BENNABI'S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社会与认知基础
马利克·本纳比
文明新思路

Badrane Benlahcene
作者：贝德朗·本拉赫辛

缩写者：艾里森·莱克
汉译者：阿立·蒋敬

© 国际伊斯兰思想研究所，2012 年

国际伊斯兰思想研究所 (IIIT)

P.O. Box 669

Herndon, VA 20172, USA

www.iiit.org

IIIT Lodon Office

P.O. Box 126

Richmond, Surrey

TW9 2UD, UK

www.iiituk.com

【版权声明】如果没有版权特许或遵循集体版权协议，在没有出版者书面许可的情况下，本书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得私自复制。

本系列丛书中的观点和见解，文责由作者自负，与出版者没有必要的直接关系。

978-1-56564-596-7

丛书编辑：

Dr. Anas S. al-Shaikh-Ali

Shiraz Khan

排版：Sideek Ali

封面设计：Shiraz Khan

精简版伊斯兰丛书

(IIIT Books-in-Brief Series)

这是国际伊斯兰思想研究所（IIIT）从本所优秀出版物中精选的一部分图书，缩写成精简版，保留原著的精神实质，但篇幅缩小，以便读者快速浏览这些著作的核心梗概。精简版丛书具有简明扼要的特点，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读完全文，了解原著的思想概要，引发深思。如果对该专题有兴趣，则可以继续寻找原文阅读和探索。

《**社会与认知基础：马利克·本纳比文明新思路**》这本书在 2011 年完成并正式出版。自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文明冲突”的议题，他首先表现了对文明与冲突的关注，导致了公众对世界新秩序的大辩论。马利克·本纳比（1905—1973）是阿尔及利亚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他曾致力于研究穆斯林社会衰落的原因，以及西方文明与文化的成功之路。他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认为问题不在于《古兰经》与伊斯兰信仰，而在于穆斯林自身的错误。本书作者深入调查研究本纳比对人类文明产生与存在的新思路，发现他所采用的方法属于超常规理论的指导。他深信，人类文明的产生过程必然受到内在与外来的、社会与认知的多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归纳出他确信的发展公式。他的公式是：人 + 土地 + 时间 = 文明；其中，在讨论穆斯林从落后状态到回归复兴时，信仰是对这三大条件运动的催化剂，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本纳比的新思路中，他把人的因素置于中心地位；在文明的进程中，假如没有人的作用，其他两项就完全失去了价值。

本纳比坚定不移地相信，文明将继续演变，除非穆斯林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精神面貌，否则他们将不可能创造出任何具有深远影响或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他的这个观念从《古兰经》

4

的启示中获得了响亮的回声：“真主不改变一个民族之现状，除非自己改变之。”（古兰经，13：11）

本书是贝德朗·本拉赫辛原著的精简版，原文的书名是：

**THE SOCIO-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MALEK BENNABI'S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书号：ISBN hbk: 978-1-56564-368-0;

ISBN pbk: 978-1-56564-367-3

2011

前 言

马利克·本纳比（1905—1973）是阿尔及利亚著名的穆斯林思想家和学者，这本书专题讨论他的作品，深入探索他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本纳比的学术追求，是力图解释穆斯林近代衰落的原因、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成功之路。但他坚信，根本问题不在《古兰经》和伊斯兰信仰，而是穆斯林自身的错误造成的后果。他揭示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真相，并且研究文明形成的各种因素，目的是为穆斯林社会寻找出路，全面开展穆斯林的复兴运动。

这本书是对本纳比文明新思路的深入探讨，因为他采用超常规理论指导的研究方法（代号为 Mu），现在还没有一家学说对这种新思路加以概括，所以必须对他所涉及的多种文明学科进行分析，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纳比最后的结论是：内在与外来的、社会的与认知的多种条件制约着一种文明的形成；他把这个内在联系总结为一个推断公式。

他的公式是：人 + 土地 + 时间 = 文明，在这个公式中，宗教是促使事物发展的催化剂，这对穆斯林社会为摆脱落后状态，实现全面复兴极为重要。在本纳比的文明新思路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占据中心位置，假如没有人的努力，其它任何条件都无济于事。

本纳比坚信，穆斯林必须首先改变自身的精神面貌，然后才会出现社会变革的伟大成功。他的这种观念可以从《古兰经》启示中得到响亮的回应：“真主不改变一个民族之现状，除非自己改变之。”（13：11）

在当前局势下，热衷于研究世界文明的趋势在全球形成高潮，学术界彼此遥相呼应，人才辈出。在穆斯林世界，中世纪的大学者、著名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曾对人类的历史命运与文明形成的研究有过巨大贡献。在我们当代，唯独马利克·本纳比被世界公认为名列前茅的社会学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最关心的是，为什么穆斯林社会竟然走向了衰落？希望查出根本原因，以便确定未来复兴运动的方向。本纳比的与众不同之处，除了他分析经济、政治和思想原因之外，特别重视一个民族的信仰精神——称之为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催化剂。

本纳比具有精通伊斯兰与社会科学的广泛知识，因此形成了他独特的新思路，从全人类的角度探索世界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是由许多因素结合的动力，造成了文明生成的过程。他的目标是在社会文明范围之内医治社会病态。显而易见，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历史演变与社会发展的最后结果。他说：“每个民族存在的问题，说到底，都是他们文明的问题。”

本纳比的哲学，是他在深刻理解伊斯兰的基础之上，所产生的完整思想体系。他对文明及历史演变的思路，有助于研究和确定穆斯林社会病态的诊断，找到社会病因的根源和未来解救的途径。他的学术背景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这三大学科，使他对欧洲社会文明的研究如同轻车熟路，然后，总结出对穆斯林内在潜力与弱点的全面分析，成为他的独到见解。

这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确认影响本纳比文明思路的各种因素，包括他的研究渠道、思想方法、基本概念和理论根据，然后对他的程序与思路进行对比与分析。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对当前社会文明的深入理解，预测社会发展的后果，为制定政策的政治家们提供便于思考的规划蓝图。

本纳比超常规的文明思路，代表了十九世纪早期以来穆斯林知识界的努力，他们希望通过对人类社会广泛的研究，查明社会落后的原因，找到解救的方法，复兴穆斯林的文明。他们继承伊本·赫勒敦的学术传统，把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跨学科研究某个课题，如历史哲学与社会学。这种方法可以针对社会的局部问题，不论是穆斯林或其他文明社会，都放在一个大趋势中进行对比和认识，针对问题的症结，做到迎刃而解。

为了深入理解本纳比的新思路，我们借用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的超常规社会架构理论，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层的综合性分析。他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从基础上探索本纳比的认识来源，因为他生活在穆斯林社会文化与认知的环境中。本书作者采用超常规理论的第一类，被称作是“Mu”的分析原则。然后，又从“Mu”的四个分支，对本纳比文明新思路进行剖析和理解。

Mu 的概念：对理论进行深层分析，加深对理论本身的领会贯通，用于对事物的全面理解。**Mu** 的内在社会性，是研究内部构成的要素，获得的结果超出对内部的认识，而是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Mu** 的另一个层面是外在社会性，是从宏观的高度，俯瞰同时存在的多种社会因素或制度，它们对某种事物所施加的外来干预，然后反观事物的演变对周围所产生的反弹。这个层面对本纳比来说，是观察这些客观势力的存在，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方法。

Mu 的另一个概念是认知，又分“内在认知”与“外在认知”两个分支。内在认知，就是通常所说的文明内部因素，着重在于内部的自我认识，其中包括对内部因素的识别、确认、思想学派、典型范例、典型转换、超常规理论的研究与思考方法；外在认知，是指从外部存在的各种学术领域汲取概念、方法、理论，对社会文明进行研究。在本纳比的学术研究中，他的外

在认知有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在穆斯林社会，普遍存在的《古兰经》和伊斯兰的认知观；第二，来自文明研究以外的学术领域，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

Mu 是一个认识体系，或认识格式，是一种系统思考方法，对客观的事物进行理解、分析、评估、评论，也是对理论本身的提升。超常规的理论家们对事物进行系统地剖析和比较，并且采用各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Mu** 式的方法论，向研究者提供了全面的认识基础，而且对各种理论加以批判性地采纳，揭示事物的真相。

这本书的研究，采用 **Mu** 的模式思考本纳比的文明新思路，把他与其他学者相比较，如伊本·赫勒敦。因此，这个研究采用的是综合性的方法论，有历史分析，有比较分析，有史实分析。通过比较的方法，作者希望我们看到本纳比与其他人的不同和他自己的特点。史实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本纳比的思想、概念、假设，以及他的专用术语，由此理解 **Mu** 式的思考对事物深层结构的观察与分析，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体。对于一个复杂世界的存在，必须采用综合性的认识论，以微观与宏观结合为一体的方式，全面加以观察和理解。

为了对他的思想与方法进行真实探讨，本书作者所依据的资料，都来自本纳比生前的原著。他曾发表过大量作品和书籍，都集中在一个专题之下——“文明存在的问题” (*Mushkilat al-Hadarah*)，以及他在其它社会学领域中的论著，如历史哲学、人类学、历史、社会科学。作者也采用了一些其他学者的资料，但只是作为本研究的辅助性参考。

第一章

文明：概念与思路

采用多种学术的途径研究人类文明，是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全面观察和分析，可以从理论到实践获得最大的效果。当我们通过历史的全过程，认识一种社会的“文明”与思路时，将有助于我们在文明研究领域，看到社会的主流模式与思想学派。

从多种文化特征和语言传统中，确认某种特有的文明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对西方国家和穆斯林社会尤其如此。大家对文明的分析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是构成文明研究的另一个重大障碍。绝大多数学者一致同意，社会文明是人类文化存在最广阔的综合体。亨廷顿把文明置于历史条件下，随时代发展而演变的现象，也把宗教作为精神核心，与文明相联系。这是文明研究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观念，如伊本·赫勒敦、汤恩比、本纳比。

伊斯兰和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对以部落关系为基础的阿拉伯社会，进行了有效改良，转变为以信仰为本的伊斯兰文化，这种文化包容了多种民族和多种阶层，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先知穆圣就是这个新社会制度的创始人，在他的倡导下，城市生活方式得以发展，取代了原始的游牧或部落文化特征。他领导并重建的新城麦地那，发挥了文明转型基地的功能。

“文明”一词最早在穆斯林社会出现，是在公元十四世纪，归功于伊本·赫勒敦的著作。在他的论文中使用了一些新词语，如 *hadarah* 与 *Umran*，等同于西方人的“文明”概念；又如 *Ilm al-Umran*，意思是研究“文明的科学”。根据伊本·赫勒敦的理念，人类的城市化发展是文明的必然趋势，便于众多人口定居下来，

共同生活。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城市化现象具有强大的动力。

在穆斯林知识阶层的范围内，十九世纪后期是文明概念迅速发展的时期，因为当时出现了伊斯兰的复兴运动，而且与现代欧洲的接触日益频繁。像“文明”(*hadarah*)这样的新词语，开始在阿拉伯世界广泛流传，成为知识界的时髦用语。最后，本纳比把这个新词与“文明”正式通用，但在穆斯林的语汇中，还经常使用另几个同义词，如 *madaniyyah* 及其衍生词，都含有“文明”的概念。

在对文明的理念上，穆斯林社会与西方国家英雄所见略同，对文明的基本成分有共同的观念：如城市化居住、社会秩序和管理、稳定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出现使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与此同时，在人们的交往中，许多与文明化有关的新词语也应运而生，例如，城市生活、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环境改造、专业服务、社会交往、信息网络、宗教信仰体系、造物主的信仰或高高在上的神权等等。尽管在关键的总体认识上，东西方趋于一致，但在许多细节上，仍旧保持着分歧，如对文明的观念、实施方法、重点保护、生活理念。学术界也有许多分歧，各持己见，许多主流思想家，如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专家们，从历史、哲学、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不同思路。本书的研究，对理解一般性文明问题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思考框架，而对本纳比的思想做了具体深入的分析。

历史哲学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历史事件合理解释的需求。研究过去事物的历史，成为“第一顺序”的需要，向人们说明过去发生的事件、行为或局势，而历史的哲学则是“第二顺序”，是对过去同样事物研究的研究，因为哲学功能属于“后话”，不是对过去的事件、行为或局势平铺直叙加以说明的表面现象，而是进行深层揭示，说明理由，挖掘事物演变的真相，解答人们提出的疑问。历史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是从广义上看待历史的进程，高瞻远瞩，发现规律。

历史学家则不然，只须如实描述历史发生的事件，说明变化的原因，谁是主角，什么是天意，把历史的演变与社会运动归因于普世的规律。历史学家们分成许多学派，从不同角度分析历史，有人说一切都是天意的定然，有人说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也有人说推动历史进程的力量，是非人类意志所能左右的自然规律，如经济规律。历史进步论者，如柏拉图、赫尔德与黑格尔，以及许多西方的著名思想家们，把欧洲的犹太与基督教历史，看作是古代历史循环的直线延续。

怎样写历史，没有统一的规定，也没有大家一致认同的固定格式；因此，历史学家规划书写历史的时候，大致上采用三种办法：第一，事件先后顺序的串联模式，即根据进程的前后顺序，如实记录一个地方的文化或文明；第二，发展演变的模式；第三，与其他民族的文明发展的简单并列式。第一种模式最为广泛，发展也最成熟，大多数历史学者都采用这种方式，例如伊本·赫勒敦。历史的哲学观，以及在这个观念下对文明探讨的多种不同思路，都属于传统的研究历史途径，当代新生的社会科学初露头角。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明与文化的最新科学。根据人类学的理念，文明是人类文化的最高阶段，也是最明显的文化特征。

社会学家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历史研究。在追踪历史的进程中，这些研究历史的社会学家们，无意于创建什么固定模式，他们研究历史的方式，是检查不同的历史事件、客观史实和社会管理制度。在他们的研究中，把文明看作一个庞大的社会现象，由长期演变和发展而来，属于宏观社会学的范畴。与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相比，宏观社会学家们自信比他们更能深刻地了解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历史过程，因为他们观察的范围广泛，时间漫长。

我们当代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趋向宏观社会学，但缺乏同步产生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指导他们寻找出路，这是当前出现的紧迫问题。在大趋势下，他们虽然看到了许多零碎枝节，但无法理解存在的宏观社会的总体问题，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宏观

社会学的优点是，他们在对局部的问题进行集中分析时，不忽略长期发展的总体趋势，如演变的过程、文化体制、社会现象和文明特征。

演变社会学对文明研究也有明显的贡献，他们为确定演变的水平分类，提出了几个单项变量准则：规模（如家庭、社区、文化、文明）；时期（历史阶段、长期存在、有限短期）；领域（文化、认知、文明程度）。

以经验为焦点的社会学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们避而不谈更多的理论或哲学问题。他们的文献显示了探讨文明的新思路，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对许多复杂社会现象的系统研究。“文明”的概念五花八门，但都能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多元化的社会现象，只是我们现存的研究方法还远远不够。当我们看到有些方法因为缺乏全面的观察而走向失败时，我们就深刻地感受到，在任何层次上研究人类文明，如果孤立片面，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任何文明都具有全球的共性。

第二章

本纳比文明思路的主要概念

本纳比批判穆斯林世界存在的改良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潮，因为这些人只看到事物演变的表面现象，而忽略了产生危机的根源。他认为，当前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努力点燃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但找不到系统的有效方法，进而从根本上触及真正的危机。问题的根源在伊斯兰开始之后、长期形成的穆斯林文化。他说，历史的行程为现代殖民主义的入侵铺平了道路。现代穆斯林社会出现的殖民化，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有许多其它原因造成今天的局面，如我们自身的致命弱点，使我们陷入了殖民化深渊。

本纳比对文明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但他认识到，文明能激发社会的功能，去面对各种问题。他认为人类的生活需要在道德与物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每个人都在历史范围内享有各种活动的合法权利，因此，人类社会应是文明进程的核心动力。本纳比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道德与物质是创造生活平衡与朝气蓬勃的两大关键因素，因此产生全社会的同心同德与团结一致。一个文明的建立，需要有基本架构和社会条件。他说：“人要学习怎样适应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大众观念，……社会的架构把人们的生活组织起来，构成互相关系网，让他们承担起历史使命和责任。”

本纳比设想的“文明 = 人 + 土地 + 时间”公式，标志着一个文明社会中的基本元素或必须的成分。在文明化社会中，人们遵循文明行为，如果社会发生了问题，就是对这三大要素的

分解：人、土地与时间。

他说，文明社会的所有行为或事件的发生，都是这三种要素产生的结果：人 (*Insan*)、土地 (*Turah*) 与时间 (*Waqat*)。每个社会都离不开这三大要素，因为它们是文明开始产生与演变的基础。当我们以科学的态度组合这三大要素时，充分发挥人的功能，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合理安排时间；这时，文明就能产生效益，对社会中的人群提供帮助和社会服务，推动社会发展。在这个公式里，人 (*Insan*) 是最基本的文明条件，是文明进程中的中心动力。本纳比批评穆斯林社会的改良运动，他们只求环境的改善，而不去注重人的因素。他强调说，任何改良必须从人开始。他阐述说，由于完美的人性，把他们的积极精神灌输到理想中，担负起社会责任，这样文明才能产生。

至于目标 (*tawjih*) 这个概念，根据本纳比的解释，是指在文明运动中所追求的和谐，各种因素的聚合，避免分歧和冲突，因为许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类似的起步，也有类似的奋斗目标。他认为，所谓文化，是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基本条件，造就社会的一分子，而社会则演变成一个具有共性的集体。文化的状态如何，直接左右着文明的趋势，导致文明在历史上的最终命运。

在本纳比的文明公式中，宗教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三大要素起到组织与指导的作用，把它们引向文明的进程。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曾在宗教信仰中发展和繁荣，毫无例外。但是，根据本纳比的文明思路，假如不能把人、土地与时间结合为一个统一的奋斗目标，单纯的宗教就起不到社会进步催化剂的作用。他说，看看现代的几大文明社会，求本探源，他们的活力都来自于早期宗教摇篮里的三大要素的紧密结合：人、土地与时间。

本纳比在讨论社会范畴的起源与本质时，指出任何社会行

动都包含着以下三种实力：实物、人和思想。这三种实力的结合便产生一种运动的机制，这种综合的机制带动了社会存在的多种成分，表现为人的行为、活动或成就。这些活动和行为都是人类存在的现象，附加上在这些行动背后存在的实物与思想力量。这样，最后形成的文明，是来自于各种要素以及所有活动的综合结果，其中人是文明进程中的中心动力。

在人的范畴之内，文明起始于人的转变，从单独的个人行为转化为社会的人格。本纳比在他的著作中所说的“人的范畴”，是指各种关系转变的总体结果，这些事发生在群体之间，有创造性，也有破坏性；他特别强调人的群体关系。结果是，“人的范畴”形成了社会制度，在彼此交往的关系中提高了素质或本质，这样就产生了文明，文明的特色决定了社会的命运。

在本纳比看来，思想的范畴是一种精神信仰。这种刻骨铭心的信仰力量，也许来源于神圣的宗教，也许来自世俗的灌输；这个范畴形成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沿着既定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前进。在穆斯林的文明中，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刻骨铭心的信仰，先于其他思想意识。本纳比认为，文明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人的思想能产生巨大动力，把人类从原始阶段引入文明的历史，按照特定的典型模式，架构起完整的思想体系。

思想范畴使人们产生想象力和新鲜意境，然后以文明的模式构成未来的蓝图，引导全社会的民众共同遵循，这样就产生了他们特有的文化。思想范畴极为重要，因为可以促使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他们的历史。实物范畴只是提供必要的工具、条件、资源、规章制度，这些都是形成文明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在文明化的进程中，开展历史性的运动与表现社会地位，都离不开必需的物质条件。这就是实物范畴的主要功能。

依照本纳比的观点，这三方面的范畴不是保证文明发展的

全部条件。他认为如果缺乏“社会关系网络”，这些范畴还不足以产生重大的历史性行动；从社会文化与历史意义上讲，这个新概念表达了他对社会动力与性质的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呈现了这三种范畴互相交织与合作的辩证关系，这些关系必须具备最低程度的存在，才能对社会产生动力。如果没有三者互动的网络，这三种范畴也就全无功能。

本纳比所关心的焦点，是如何重建穆斯林社会，促进文化复兴，清除使穆斯林社会走向衰落的各种消极因素；所以，他所关注的重点只是“独立自主的社会学”。为了实现他的新社会学理想，从起步开始，他就必须首先确定“社会”的新概念。他认为自然形成的社会是固步自封、静止不动的，而历史性质的社会则充满了活力，具有发奋图强的精神。不论是哪一类历史性质的社会，它们都有许多共同特点。社会关系网把各种社会因素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互动的网络，每个部分都承担起既定目标的历史使命，共同努力，奋勇向前。

第三章

本纳比对文明运动的理解

本纳比对文明循环的看法是：“沿着同样的轨迹无数次重复，彼此都类似，但每个事件都有自己的特性。”他的意思是说，所有文明的存在，都是按照固定轨迹的历史循环。社会中的每个群体都在这个文明中显示自己的特点，留下自己的印记，所以造成各种文明彼此不同，各有特色。每个文明在短时心理条件下，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却大体相似。他认为，当一种文明的基本成分在固定的宗教框架中发挥效益时，就开始了它的运动循环；假如这些基本成分停止了活跃作，这个文明的循环运动也就结束了。任何文明都能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直到它走向衰败，无力领导民众奋斗，其生命也就从此告终。这时，另一种新文明必将取而代之，开始新的历史循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来去匆匆，就证明了这种循环现象。本纳比说，任何一个社会，从开始形成到最后结束，中间都可以按照规律分成几个阶段。当那个文明完成了预备期之后，就进入了文明期，然后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心灵阶段（精神性）、理性阶段（合理性）和本能阶段（天性）。

从社会循环运动中出现的问題和处置办法，可以断定这个文明的历史位置，也可以预感到这个文明的未来趋势，是衰退，或是兴旺。这种历史循环学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个文明运动的内在实质，从它的结构和运作上，分析和理解人们的社会存在方式。本纳比从伊本·赫勒敦那里学到这种思考方法，并且有所发展；他认为人类的文明总是从一个固定的历史位置开

始，然后沿着规定的路线继续下去。到了最后阶段，这个文明的价值发生转换，进入另一个循环区域。这种转换，意味着历史循环的客观存在。

本纳比深信，历史循环的三个阶段，不是自发地或自动地向前推移，而受到民众与社会改革意识的巨大影响。特殊的情况也会经常发生，使文明存在的三大要素“人、土地与时间”的互动状态发生变异。三大要素的变异一旦发生，标志着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同时也呈现出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候，新的价值观尚未成型。

在一种新文明的初期，某种宗教观念开始传播，预示着一场新的文明运动。逐渐逐渐，新精神力量向民间广泛渗透，直到全面控制个人与社会的日常生活。在这个阶段，当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之后，全民开始转变，从自由散漫的个人，变成具有整体观念的社会公民。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自动转换新的关系和社会功能，共同遵守宗教思想提出的要求。在一个新社会中，每个个人都依据“精神法则”投身于新生活。

当宗教信仰继续发展，渐臻完善，社会关系网络就达到了完美的境地：这个时候，新建文明创立的新秩序和新准则有效实施，有能力应对一切新问题，满足各种要求。社会进一步发展，精神性减弱，而物质的欲望提高了，新文明现象普及化，把社会推向第二阶段（理性化）。文明历史在演进，表现在人们追求合理性，任何事都须讲明道理。理性化的文明，使全社会便利地享有发展完美的社会关系网，但多种弊病也不可避免地同时发生。从心理学角度说，个人为社会发挥积极作用时，他对自己的生命能量无法自我控制；社会的有些势力显示出无能为力，有些势力出现不由自主的衰退。

一种文明的全部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演变的；这种演变影响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的道德机能，失去了协调个

人行为的能力。当理性化势能开始对个人行为失控时，文明面临着本能化的新时期，人们的精神与理性都受到本能的驱使。社会展现了后文明的各种特征，文明的价值观也出现了三大要素的新型综合关系：人、土地与时间。在这第三阶段，社会关系网络开始解体，不论宗教或社会，都无法制约个人独立自主的天性。于是，社会出现了分崩离析，无法无天。人的本性慢慢被释放的过程，也就是灵性逐渐失去控制的现实。

当人的天性彻底得到解放时，就立即干预到人的命运，这标志着文明第三阶段的开始，宗教停止了它的社会功能。其结果，社会发生分化瓦解，文明完成了一个循环。灵性的激情一旦消失殆尽，理性的存在也走向了尽头。

本纳比认为，文明是由互相关联的许多循环构成的，开头是宗教思想，结尾是本能势力，因为本能有制约精神与理性的能力。他深信，一个完美的文明循环都要经过这三个阶段；它们的转换过程证明了社会能量的存在，并且很强大。我们密切观察文明演变的每个阶段，理解这些阶段的特性，以便我们对文明发展与演变的总体规律一目了然。

本纳比所设想的多种类型的社会，没有一种社会是固定不变的，总是停留在一个生命阶段。每个社会都必然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随着它的发展，心理社会价值观也随之变化。因此，为了了解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关的社会问题与成就，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轴心上，看到它的确切位置。他说，在发展轴心上所显示的位置，我们可以断定这个社会所处的特有地位。文明的发展过程可以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前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与后文明社会。任何社会都可以随时随地取样确诊，它已经到达了这三个时期的某个位置，也必然显示出这个位置所特有的价值特征。为了理解文明现实的本质和问题，本纳比把他的研究集中在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三个方面，

将之视为捷径。针对当前的穆斯林世界，他借助于心理社会学的观点，解释历史的发展阶段和特征。

在他的观念中，处于前文明时期的每个人，都是自然人 (*homonatura*)，就像伊斯兰早期、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贝都因民族，他们等待机会迈入一个新文明的循环。前文明社会亟需一种推动文明发生的动机，才能产生新功能。新社会形成前就具备了三大要素（人、土地与时间），但如果缺乏宗教动力，这三大因素仍然无所作为。对这三大要素，如果没有类似于宗教形式的推动力量，社会无从启动文明的进程，也不会出现社会心理的蜕变。

对于个人和社会，心理社会学的发展，有助于文明的进程，因为社会性的改造规划，目标就是要使社会的功能得到强化。当文明化社会为既定目标的变革开始之后，它的文明就呈现了。社会的文明化显示了这个社会的能力，把全社会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特色文化。当人们决心启动社会文明化运动时，社会关系网络应当处于最佳状态。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才有能力保护它的文明，并且不断进步。在这个阶段，社会功能显而易见，人人都受到保护。

当一个文明迈入了后文明阶段，社会的动力全然消退，文明进步软弱无力，走向衰亡。这样的结果，宗教思想停止了它的号召力，宗教价值观无人问津，社会关系网络开始解体，形同虚设。但社会并非由此必然发生崩溃，或注定灭亡。另一种文明的进程立即过来接替，为了防止社会彻底衰败，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出路。每个社会都有它特定的文化现象，如果信仰体系发生紊乱，文化也就随之衰竭。本纳比认为，许多学者在历史阶段问题上混淆不清，所以对不同阶段的特性发生误解。对不同阶段的误解与误判，将使改良运动变得复杂化，不知所措。本纳比在思考穆斯林世界的当前局势时，把今天的种种现象确

定为第三阶段，因为与其它几个阶段相比，很明显，如今的穆斯林社会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思想或行为。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必须重新获得社会运动的原创精神和活力，其方法在于：造就一代新人，从后文明时代解放出来的新一代，放下旧时代的那些包袱。这一代新人将进入时间与土地的舞台，成为新的群体，携带他们的宗教思想，从头开始。

本纳比坚信，对待历史与现实，我们必须知己知彼，了解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认清我们落后与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问题是有历史局限的，一个阶段的有利成就，到了另一个阶段，就可能变成重大伤害。

本纳比还从心理社会学的视角，看待社会演变的问题，他提议的心理社会发展之三个年代的概念：实物年代、人的年代与思想年代。他阐述的一般理论说：实物、人与思想这三者之间是互依互存的辩证关系，各守自己的范畴，在不同年代呈现不同的特征。他说，每个社会都有它存在的文化体系，在这个大体系中，实物、人和思想的各自范畴，都与和谐的总体行动互相交织在一起。每一种范畴都有突出自己的机会，占有首当其冲的地位，超越其它范畴。

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年代，根据实物范畴的水准，形成那个年代的判断和决策。判断的性质与品质随着人的基本需要而变动，因为人的需要是根据实物水准而定的。本纳比认为，人类社会不论在前文明阶段或后文明阶段，都须经历实物年代。在今天的穆斯林社会，实物年代影响着人们的心理、道德、社会意识、认知与政治状况。当社会的文化焦点集中到了实物上，人们的心理与道德层面便以实物为中心，使“实物”具有最高的价值，判断的重点倾向于数量而不是质量。判断任何东西的好坏标准，只看实物的多少，而不是实质的价值。

社会进入第二个年代时，判断的目标向前推移，进入人的

示范标准，如模范人物，来源于人的范畴，而不再是实物。在这个年代，实物与思想都应该给人的范畴让路，转化为辅助作用。本纳比把前伊斯兰的阿拉伯社会 (*Jahili*)，看作是典型的人的年代，因为那个社会局限在部落的范围之内。今天的穆斯林社会，正处于实物与人两种年代范畴的交界点上，他认为，正处于道德与政治的危险时期。

本书作者认为，这三个年代的区分是一个重要概念，可以成为我们有利的工具，测量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可以根据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特征，断定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走向上升还是走向衰落。一个社会所呈现的特征是总体行动的结果，而内在的表现，是实物范畴与其他两种范畴的混合。因为一个时期，只有某一个范畴占有优势地位，超越其他范畴；于是，可以从人们的普遍思潮与典型行为上，断定某个特定的年代。

三个年代的概念，可以作为尺度用来测知：不同时期心理社会的成熟程度、文明演变的趋势、社会活动的组织结构、整个文明时期阶段性特征的价值观转换。当一个社会表现出某些优势特征时，便可以鉴定那个历史时期属于哪个年代。不同的年代都代表着特定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气氛，这些特征对发展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制约和影响作用。

本纳比把今天的穆斯林社会置于前文明的坐标上，因为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社会在艰苦地挣扎着，努力进入一个新的文明。他对文明运动的解释，是分层次的，用以对某个历史时期出现的广泛活力进行分析和理解。他的循环学说、三个阶段理论以及三个年代尺度，都是集中对一种现象的多层面解剖和分析。

本纳比说，在文明进程中的社会发展，其记录有数量与质量标准，例如不同程度的社会关系网络，便可显示历史程序中的社会阶段。他争辩说，任何文明启动在前，然后才有三种

范畴的表现；而这三者又以人的范畴最先形成，成为其他范畴的先决条件，然后才出现了社会关系网络。正当社会的功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思想与实物范畴仍处在简单的微弱期。人的范畴开始演变，融入新的社会秩序之中；这时，就产生了社会关系网络，尽管其它两种范畴的发展尚未完全成熟。

思想范畴扮演着社会保护者的角色，因为它与社会关系网络有密切的关联；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社会就不可能开始重建工程。单纯凭着思想范畴的表现，不能说明一个文明是发展或是衰退，而思想范畴必须与社会关系网络结合起来，才能见到成效。一个社会的历史，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网络发展的历史，社会关系网络是在初期阶段，由某种宗教思想创建起来的。

第四章

本纳比思路的本源：内在社会条件

从本纳比对内在社会条件的定义，我们开始这一章，集中讨论本纳比文明思路的各种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本纳比的简历过于简单，而且他的自传从1905年写到1939年为止，其他我们所知甚少。关于他以后的经历，我们只能从他的著作、现时文章和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记载中寻找资料。

马利克·本纳比1905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一个贫穷家庭。他生长的环境有浓厚的伊斯兰氛围，这既对他的人格产生极大的影响，又保护了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他们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受到外来压力的撞击。

他说：“（我祖父）许多虔诚信仰的故事，在无意之中造就了我的人格；通过这些故事，我意识到求得真主的赐福，是伊斯兰价值和伦理的最高亮点。”

在法国的统治下，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当地居民集体迁移，包括他的亲友，流亡到东方的阿拉伯国家。以民族的集体逃亡抗议殖民统治，这给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与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架构遭到解体，习惯的生活方式变得支离破碎，街坊邻居人人自危，互相爱莫能助。本纳比意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意义，小则一个家庭，大则整个社会。

当年在他们的社区里，都有经学堂 (*zawiyah*)，它是一种传统的教育机构，当穆斯林的文明出现衰落趋势时，这种教育机构起到了传承伊斯兰文化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亚于正规教育和阿拉伯文学。本纳比小时候喜欢听故事，也到清真寺举办

的经学班 (*madrasah*) 学习经典, 这构成了他接受的全部教育。这些地方性的教育设施, 帮助他拥有了阿拉伯语法、文学、诗词、法学和信仰学等方面的知识。

他写的第一本书, 是对《古兰经》重点章节的重新解释, 把他对不同社会与文化的认识, 融会贯通到对《古兰经》的理解中。他的思想核心是宗教, 引导他认识人类文明的本质和作用。他感受到, 宗教之中包含着宇宙法则, 这些法则激发了人类的精神力量。他在后来的经历中, 如在法国, 偶然遇到许多伊斯兰思想家和积极分子, 他对伊斯兰的理解提升到了普世真理的高度。他最终所认识的伊斯兰, 是宗教, 也是生活; 是社会活力, 也是文化和文明。

本纳比最为忧心忡忡的问题是穆斯林世界的教育, 这是他思考的核心所在。穆斯林社会的教育缺乏规划、方法、设备和功能, 特别是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阿尔及利亚。他的灵魂深处有两种教育体制的对照, 一个是传统教育衰弱的原因, 另一个是现代(西方或法国)教育制度的先进。

这两种教育现状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中看到衰败与落后, 在另一个中看到进步与发展。现代教育使用的是新式教育方法, 目标明确, 受到殖民统治者的保护。但是, 教育的内容全部世俗化, 只承担着西方使命, 与穆斯林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在他一生的经历中, 这样互相对立的矛盾, 使他念念不忘, 耿耿于怀。

在西方的欧洲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土上到处旅行时, 本纳比记录了所见所闻。他的见闻使他产生两种不同的深刻印象, 影响了他对自然中的人与文明中的人的不同看法。在他偶遇到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中, 也领略了新潮的思想。在阿尔及利亚, 乌勒玛(*Ulama*, 伊斯兰学者)运动以空前的规模, 轰轰烈烈地展开, 他们的诉求和目标是要推动社会改良。

本纳比是深受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公民，但他又是受过东西方双重教育的学生，领教过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傲慢作风；因此，他对遭受的殖民统治及殖民统治者都有鲜明的见解，形成了他自己的“顺民心态”观念。他的新观念，就是他用来分析和研究当代穆斯林世界之心理状态的有效工具。

本纳比接触了欧洲思想体系的知识，提高了他的认知与政治觉悟；因此，他的兴趣从工程学转向了哲学和社会科学，后来又继续转变，追求穆斯林社会的改良主义、非殖民化运动、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世界的复兴。他意识到在阿尔及利亚开展乌勒玛运动的重要意义，因此极力宣传改良 (*islah*) 思想和北非 (*Maghrib*) 团结。本纳比热心支持乌勒玛运动，因为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争取阿尔及利亚获得自由和独立；后来，那些活跃分子改变了方向，放弃了社会领导，而投身于政治运动，他的热情也就此告一段落。这时，他深信教育与文化的力量可以改变社会，而不是政治激进主义。

本纳比以流亡者的身份来到埃及，同阿拉伯的知识界和传统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劝导这些阿拉伯精英们，应当把精力集中在穆斯林乌勒玛的新生与复兴上。本纳比于 1971 年逝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人们牢记他是当代穆斯林世界一位最为杰出的穆斯林思想家。

他超常规理论的文明思路 (*Mu*) 广为流传：提出社会改良必须从内在社会条件上着手。他深信只要知识精英团结一致，密切合作，便有力量面对穆斯林社会落后现状的挑战，力求逐步改良，解除各种困境。他同改良运动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乌勒玛运动代表了他们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

本纳比对伊斯兰的忠贞和对伊本·赫勒敦的崇敬，形成了他对穆斯林社会的忧虑、对志同道合者的同情，他们共同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他认为穆斯林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们

(*Ulama*), 如果固守伊斯兰早期穆瓦希德 (*al-Muwahhid*) 的思想框架, 则不可能成就当代的重大历史使命。穆斯林学者们主张, 追回伊斯兰早期信仰与教导的纯洁与虔诚, 注重净化自己的灵魂, 便可以把“穆瓦希德”思维模式, 引入新的时代和文化。

本纳比也受到当代穆斯林学者和作家们的深刻影响, 如伊本·泰米叶、伊本·赫勒敦和阿布杜·瓦哈布, 他自称是这些穆斯林改良先驱的连续继承人, 是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弟子。他曾游历许多阿拉伯国家, 开阔了他的眼界, 接受了一些其他宗教的知识, 这些经验有助于他审视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看到在历史的变革中, 宗教具有的重要功能。

第五章

本纳比思路的本源：外来社会条件

根据超常规理论的观点，外来社会条件先把目光集中在宏观的分析上，然后对具体目标进行细致研究。他们观察当代的规章制度、思想的历史根源。这些就是“Mu”所指的社会条件，从大社会的宏观视野中，去寻找它对思想影响的轨迹。外来社会条件把注意力集中到认识过程与各种社会习惯、社会结构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彼此关系上；一种思想方法或认识理论的形成，直接或间接地，都与这些条件有关联。

本纳比的奋斗目标，是解除在穆斯林的文明中，由殖民化统治与反殖民化斗争所造成的复杂局面，他使用社会学的观念理解大环境中的社会与历史现实。本纳比认为，殖民主义只不过是西方总体文明蓝图的一个环节，穆斯林社会对待殖民主义的存在，必须从内部给予文明的回应。

西方的人类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研究，都是为了实现他们一个公开的使命，帮助土著居民从愚昧无知的原始社会，走向现代文明。使用这些专用词语，目的是表明这些民族都是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这种两分法可以明确分开两类人群——这些人与那些人；那些人把外来的殖民扩张和统治法制强加给这些人。他们以这种方式，把穆斯林国家固有的民族文化和语言撕裂得支离破碎，这样做的结果，现存的乌勒玛阵容如果不是彻底毁灭的话，也必将遭受彻底损伤。

在遭受殖民统治之前，阿尔及利亚社会处于后文明时期。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个社会与后来的殖民时期相比，是十分稳

定的，文化高度发达。阿尔及利亚人民享有和谐的生活、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创造的活跃、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穆斯林的学者们致力于民众教育与伊斯兰宣教，保留着明显的阿尔及利亚社会特色。

不幸的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发展与兴旺的好景不长，陷入对抗殖民主义的危难之中。殖民主义统治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给新一代阿尔及利亚人民留下一个沉重的社会包袱。殖民化的第一阶段，从1830年到1848年，法国入侵者执行的策略是“有限占领”。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把民众与抵抗运动完全隔离开来，改变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结构。殖民化的第二阶段，从1847年到1871年，加深了殖民化，对阿尔及利亚进行分化瓦解，迫使本土阿尔及利亚人沦为亡国奴。从1871年到1919年，是全面殖民化的第三阶段，受压迫的人民默默忍受着民族屈辱，外来移民定居者开始扩大势力。从1919年到1962年，是民众觉醒的第四阶段，全国的殖民化达到了巅峰，而泛伊斯兰运动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阿尔及利亚本土涌现出活跃的知识与政治阶层。

在殖民主义统治的末期，强有力的传统宗教力量出现复兴，在历史的数百年间，宗教信仰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征，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宗教力量再次复苏，成为动员民众的有力武器。在殖民主义统治的第四阶段，爱国民众与殖民统治进行尖锐的对抗，斗争达到高潮。

根据本纳比的分析，用伊斯兰文明的辉煌历史和文明标准来衡量，阿尔及利亚已有三百年不太平的历史了。内部矛盾与外来入侵所造成的混乱，在新兴殖民主义者面前，使这个国家变成了容易被吞噬的猎物，形成了一种顺民心态与殖民主义的辩证关系。在本纳比看来，他的国家在殖民化的过程中，加深了国家与民族的混乱与危机，千疮百孔，无所不在。外来侵略

势力为了实现全面殖民统治的目标，他们强制实行蓄意设计的社会改造规划，制造社会对立矛盾，遏制文明的发展机制。

作为对这种局势的反应，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势力在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得以方兴未艾：一种力量来自宗教与知识界的“乌勒玛”；另一种力量来自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政治势力。这样的社会状态正符合本纳比所设想的社会发展模式，由此孕育了两种对抗殖民化的力量：改良主义与现代主义。

面对国家所处的现状，本纳比认为必须克服顺民心态与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各种灾难，需要建立统一行动的纲领，以此为起点。本纳比的文明化模式，可以用来分析和判断在特定文明框架中，人的因素和社会变化，与其他社会状况做比较。

第六章

本纳比思路的本源：内在认知条件

本章着重研究超理论思维“Mu”的第三个条件：内在认知的条件。在本纳比所关注的专题中，这属于思想认识的范畴，与文明发展有密切联系，从内在的条件方面，理解和处理穆斯林世界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个条件帮助我们识别一些主要的认识模式、思想学派、变化状况和一般化的超理论思考方法，用来分析现存的各种理论，并且创建新理论，开辟新思路。

在有关文明的研究中，存在两种广泛的模式：历史哲学模式和社会科学模式。本纳比认为，文明的研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研究的方法与概念都应当属于社会科学。鉴于他深刻的《古兰经》与宗教知识，他必然避免唯物主义或世俗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变革理论。采用他超常规理论“Mu”的内在认知条件，有助于看到本纳比对主导文明发展模式的认识。

在这一章，我们将运用内容分析法，追溯一些早期思想家的观点和理论。本纳比的各种概念、用词和方法，同这些早期思想家有紧密联系，这正是他在一生中，与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苦苦追寻的知识来源。本章将详细分析这些学派和思想家所表述的主要观点。

在历史哲学领域中，有三大学派坚持以他们各自的思考模式，研究文明的发展：历史螺旋式循环观、历史不断进步观和世界各地民族并列发展观。各家学派对历史的演变、人的重要因素都提出了他们的发展模式，但他们都共同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念。

在十九世纪，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是历史进步学派的三大主流学者，他们坚持历史不断进步的观点，对本纳比的文明思路研究都有影响。根据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全部历史就是一整篇人类自由与文明的传说故事。在黑格尔思想的引导下，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成为另一个著名进步观的历史学者。黑格尔注重的是人类思维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在乎的是经济学辩证法，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

法国哲学家孔德自立为历史进步主义学派，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深信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条件和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就，是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他们的解释，标记历史的阶段性和演变的原因。

在本纳比看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是汇集了历史事件而已，而不是真正把历史事件归类于理性的发展模式，然后说明这些事件。他发现了黑格尔辩证历史观与马克思经济发展观之间的联系，都属于辩证法哲学，各有所长。黑格尔承认人的思维变化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而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演变，但本纳比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需要，不足以说明文明诞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

本纳比对历史进步学派持批评态度，说他们理论多于实际，而且脱离不了欧洲中心论的弊病。这个学派注意到了历史演变的某些事实，而忽略了形成历史文明的多种复杂的因素。他的思想主要来自历史循环学派，其代表性的学者有伊本·赫勒敦和汤恩比；他自诩是这个学派的传人，继承了他们的历史判断思想和方法。他们明确提出了历史演变的螺旋式循环规律，而且用“循环”这个词，确定了这些规律的定义。这一派的学者们，根据他们收集到的资料，确信历史循环规律具有普世意义，适合于任何国家。

在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序言》(*Muqaddimah*)中，他率

先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证明历史进程的法则和规律确实存在。他对社会性质与变化的研究,导致他宣布新的理论“文明的科学”(Ilm al-Umran)。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是由本国人民世代相传与自然演变的结果。王朝或国家的兴起、发展和衰败,其社会演变的动力来自深藏民间的群体性(Asabiyyah)。汤恩比理解的世界历史,只是各种文明的序列演变,认为每个文明都是各种势力互相挑战与对抗所产生的反应和结果,因此产生历史的阶段和兴衰。他强调说,文明的性质必须从“整体”上去观看,任何历史的变化都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单元整体。他同伊本·赫勒敦的观点相似,同属于历史宿命论的学者,他们认为所有文明都必然在开始之后出现解体和衰退,直到最后结束。

根据本纳比表达的思想、方法和兴趣,许多学者把他列为伊本·赫勒敦第二、忠实的继承者。他特别欣赏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因果律和文明循环学说。他深信,由于历史的演变是螺旋式循环着的,那么,要找出循环运动的因素和条件,就能看到社会运动的性质和兴衰的原因。本纳比对伊本·赫勒敦的分析方法有超越之处,那就是他把文明作为一个整体,采用社会学的原理看待历史,认为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汤恩比以历史阶段的整体为分析对象,形成了他的循环学说,因为其中有互动的挑战 and 对抗,这对本纳比是重要的启发。

本纳比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并且讨论宗教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功能。他认为,为了激发穆斯林的复兴运动,社会学和心理学是两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问。宗教作为社会价值观的凝合剂,也是文明发展的催化剂,有了宗教,社会运动才能活跃起来。他认为人是文明的最基本载体,任何社会变革都从人的活动开始。他对当前占主流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两大模式、三大学派以及文明研究的各种思路,都不表示满意。

第七章

本纳比思路的本源：外来认知条件

本纳比超常规理论“Mu”的第四个条件，是对外来认知因素的审视，取代其它各种学派在理论分析方面的各种措施和方法。对外来认知条件的研究，是检查科学与其它学术成果对文明形成的影响，这些影响过去一直不被重视，认为与文明研究的专业无关。在本纳比的研究中，他的外来认知条件包罗万象：《古兰经》与圣训的影响、穆斯林世界宗教改良家思想的影响、心理学、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其它很多认知研究方面的成果，这些领域看上去与研究文明的两大传统主流模式似乎互不相关，但影响的存在确是客观事实。

本纳比曾发表过解释《古兰经》的论文，是根据现代的科学发现和发展，对社会学研究的联系和说明。在阐述历史演变中的循环规律时，本纳比引证《古兰经》的经文，说明宗教思想在文明变革中的作用，而且历史的演变与《古兰经》提出的原则相吻合。他特别指出，宗教是形成文明社会人格的重要因素，是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

本纳比的座右铭来自《古兰经》：“真主不改变一个民族之现状，除非自己改变之。”这个思想标志着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责任，人的因素构成了任何社会变革的主要条件。他认为，为了启动一场新文明进程，首先要把人民动员起来，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人格，从自然需求的状态，转变成有奋斗意识的个体。

《古兰经》的原则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历史的变革与宗教在变革中的作用，而我们研究历史，帮助我们证实《古兰经》原则的

正确性，向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实证。现代主义的思想与世俗主义的精神，都坚持反宗教的立场，否定宗教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但遭到本纳比的反对。他努力证明《古兰经》和历代先知传播的启示，都应当属于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面对穆斯林世界的贫弱落后，何去何从，我们应当思考《古兰经》启示中的历史发展的永恒法则，这个法则已在伊本·赫勒敦的循环理论中做过解释，历史的变化存在普世的模式，有规律可循。《古兰经》和圣训均被包容在超常规理论“Mu”的总体规划的范畴之内，对本纳比的文明新思路，构成了主要外来影响之一。

穆斯林世界的改良主义学者们提出了三个口号：改良 (*islah*)、革新 (*tajdid*) 与复兴 (*nahdah*)，以此推动全社会的运动。这是从十八世纪中期以来，改良运动宣传的新模式。由伊本·阿卜杜·瓦哈布领导的社会运动，主张复兴伊斯兰最基本的原始教义，把认主独一的理念置于一切原则之上。加玛尔丁·阿富汗尼——另一位穆斯林世界的杰出改良主义思想家，如出一辙，提出同样的社会改革主张，即任何改革必须遵循原本的纯洁教义，复兴伊斯兰，保证改革走向胜利。本纳比从这场运动中汲取了他们的基本教义思想，成为他个人理论的认知条件。

在阿尔及利亚，改良派们对社会现实的落后状况缺乏全面的认识，也缺乏具体措施。在本纳比的改革思想中接受了心理学的内容，用以理解社会变革中的人格变化和发展，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他需要了解通过心理学研究宗教的社会作用，这样有助于理解如何才能运用宗教的力量，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提高普通民众的认识。

在对待宗教的立场上，本纳比喜欢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欧洲著名的心理学家，他也从另一位欧洲心理学家皮亚杰那里获得了发展心理学的知识。本纳比写道，宗教信仰可以使人从本能欲

望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服从精神存在的法则。宗教可以指导每个人的行动，发挥巨大的内在力量，动员全社会朝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帮助本纳比理解到宗教的短时心理效益，可以改变人的内在心理状态，引导个人和人群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积极因素。

对社会文明化进程有能力发挥积极作用的宗教信仰失去自身活力时，社会的文明进程受到阻扰，发生颓废，失去与美好憧憬的协调。虽然，本纳比从伊本·赫勒敦那里接受了社会发展阶段性的理念，但他却运用现代发展心理学的原理，分析社会进步的心理。从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中，他汲取了社会发展的年代观念；他认为个人与社会一样，都须经历这三个年代的阶段：实物年代、人的年代与思想意识的年代。

哲学是对本纳比文明新思路的第四种重要影响。总体而言，笛卡尔的思想对他影响最大，属于外来的认知条件，当然也包括伊本·图斐利、笛福、伊本·路西德和安萨里等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影响。在这些人当中，首当其冲的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他那里借用的理论最多，尤其他的哲学分析法。他运用了两种不同但又互相内在关联的分析机制，研究文明机构中的各种成分和这些成分在文明进程中的功能。

把人类文明的发展看作是多种层面的社会现象，只有少数学者精于此道，本纳比便是其中之一。他的贡献被视为是重要的发展，取代了传统的分析模式，他们把历史文明看成孤立和分散现象，互相矛盾，漏洞百出。本纳比的重要性在于，他是新思考体制的创建者；他是一位理论家，提出了多种学科并行的新思路。

对内在社会条件的分析，只是本纳比研究文明思路的起点。他最关心的内容，是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世界的社会局势；因此，在他一生的不懈努力中，形成了他个人的特殊思路，为他的祖国

以及穆斯林世界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在方法论方面，他坚守多数历史学家提出的分析模式，但在理性与认知领域里，他借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并且加以综合运用，提出了文明分析的三大区域：历史、社会与文化。

本纳比提出的文明进程的外来条件，包括《古兰经》和圣训、穆斯林世界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心理学、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其它方面的学术成果。他把所有这些学识和思想兼容并蓄、融汇一体，构成了他研究专题的丰富内容，形成了对两种传统主流模式的补充。

本纳比借用多种学科互相交叉、融会贯通的方式，研究文明的进程，应当给予高度重视。他的超常规研究理论，从思想认识、工作方法、学术理论、实地考察等多方面，对现实给予了全面的认识，促进了知识的创新和发展。

作者简介：

贝德朗·本拉赫辛 (*Badrane Benlahcene*)，在阿尔及利亚巴特纳大学哲学系担任历史哲学与文明研究的副教授，曾在沙特阿拉伯哈萨市费萨尔国王大学伊斯兰研究系艺术教研科任教。他是一位精心研究本纳比著作的专家，曾在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关于本纳比研究的文章，也曾多次参加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并宣读他关于本纳比研究的论文。

精简版伊斯兰丛书 (IIIT Books-in-Brief Series)

这是国际伊斯兰思想研究所 (IIIT) 从本所优秀出版物中精选的一部分图书，缩写成精简版，保留原著的精神实质，但篇幅缩小，以便读者快速浏览这些重要著作的核心梗概。

阿尔及利亚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马利克·本纳比 (1905—1973)，其生前夙愿是希望解开一道难题：是什么原因使穆斯林社会走向衰落的，为什么西方文明会如此成功，而且富有成就？对这些疑问，经过理论分析使他确信，关键问题不是《古兰经》或者伊斯兰有什么不对，而错误全在于穆斯林自身。

本书是一个研究课题，对本纳比的文明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他所采用的方法属于超常规的理论指导，向我们展现了对历史的新思维角度，形成了他的理论。他深信，人类的文明是由内在与外来的、社会与认知的多种因素共同凝聚而成的；因此，他制定了一个公式来归纳文明的成因。

他的公式是：人+土地+时间=文明。其中，宗教是对这三大因素起重要作用的催化劑，尤其在讨论穆斯林的落后状态与复兴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本纳比文明新思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把人的因素置于中心地位；假如没有人的作用，其它两项对文明的生成就毫无价值。

本纳比坚定不移地相信，文明演变的后果在于，如果穆斯林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他们就不可能创造出任何具有深远影响或重大意义的社会变革。他的这个观念从《古兰经》的启示中得到响亮的回声：“真主不改变一个民族之现状，除非自己改变之。”（古兰经，13:11）

